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九十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五

至周太廟郭威廢順元年北漢主劉崇乾祐四年是歲周代漢北  
 漢建國蜀南唐南漢凡五國湖南馬氏亡湖南諸將復分據湖  
 南吳越荆南吳越荆春正月丁卯漢太后下詔授監國郭威符寶補註符者  
 南凡三歲發兵古以竹為之後易以銅寶者寶即皇帝位威乃自舉門入宮  
 用以出命古以為圭後易為璽皇門大梁即位於崇元殿制曰朕周室之裔號叔之後國號立曰  
 周補註春秋戰國之世傳記謂號叔之後有國者為號公後謂之  
 郭公號與郭音相似也虞大夫宮之奇曰張仲號叔王季之穆  
 也郭之得姓本於周故威建國號曰周改元廣順大赦楊州史宏肇王章等皆贈官

官爲斂葬仍訪其子孫敘用之凡倉場庫務

補註倉以貯穀場以資鹽庫以藏財務以

轉貨皆國家征

斂之所在也掌納官吏無得收斗餘稱耗

斗餘槩量之外又取其餘也稱耗稱計斤

均石之外又多取之以訾耗折

舊所進羨餘物悉罷之

羨餘唐之流弊也至

今悉除之

僞王章苛斂之弊也

犯竊盜及姦者竝依晉天福元年以前刑名罪人非反逆

無得誅及親族籍沒家貲

舊史宏肇虐刑之弊

唐莊宗明宗晉高祖各置守

陵十戶漢高祖陵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竝如故

補註唐莊宗明

宗晉高祖國亡已久無復守陵戶矣故周祖得天下時爲復置之

漢國初亡其陵上職員宮人時月薦享及守陵戶皆未革除故周

祖竝因其舊不爲減省此見周祖之存心略

得古人忠厚之意與梁唐晉漢大不侔矣

初唐衰多盜不用律

文更定峻法竊盜賊三匹者死

晉天福中加至五匹姦有夫婦人

無問彊和男女竝死通謂男以威力加女女不得已而與之通姦者和謂男女相慕欲動情生而通姦者漢法竊盜一錢以上皆死又罪非反逆往往族誅籍沒故周主卽位

首革其弊初楊邠以功臣國戚

補註功臣者以戰功而為大臣者也國戚者或國之宗姓或國之外

朝與國同休戚者是也

為方鎮者多不閑吏事乃以三司軍將補都押牙孔

目官內知客其人自恃救補

補註救補者奉帝王敕命以補官也故其入以此自恃

多專橫

節度使不能制至是悉罷之命史宏肇親吏上黨李崇矩訪宏肇

親族崇矩言宏肇弟宏福今尙存乃擢而用之初宏肇使崇矩掌

其家貲之籍及宏肇敗崇矩盡得其產皆以授宏福至是又薦之

於周主周主賢之使隸皇子榮帳下戊辰周以前復州防禦使

王彥超權武節節度使

時劉贊將輩廷美等守徐州故以彥超權武節以制之

漢李太后

遷居西宮

案薛史漢太平宮蓋即西宮

己巳周主郭威上天后尊號曰昭聖皇

太后 故漢開封尹兼中書令劉承勳卒 癸酉周加王峻同平

章事

周以衛尉卿劉暉主漢隱帝之喪

承勳既卒亡無親屬故也

初漢河

東節度使兼中書令劉崇聞隱帝遇害欲舉兵南向聞迎立湘陰公乃止曰吾兒爲帝吾又何求卽罷兵遣人至大梁周主郭威少

賤諒其頸上爲飛雀世謂之郭雀兒

張芸安讀史錄云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閭相善也惟埋

無賴靡所不爲有一道士善雕刻二人卽令刺之郭於右項作雀左項作穀馮以膊作鸞翼中作雁數雙道士因戒之曰爾曹各自愛俟雀銜穀雁出翼乃爾亨願之時也及郭祖秉旄雀穀稍近鸞登極雀遂銜穀焉馮居節鎮襄中雁鸞翼而出周主見

崇使者具道所以立贊之意因自指其頸以示使者曰自古豈有

雕青天子幸公無以我爲疑崇聞之而喜益信以爲然太原少尹

李驥陰說崇曰觀郭公之心終欲自取公不如疾引兵逾太行據

孟津俟徐州相公卽位

湘陰公本領徐州故稱之

然後還鎮則郭公不敢動矣

不然且爲所賣崇怒曰腐儒欲離間吾父子命左右曳出斬之驥呼曰吾負經濟之才而爲愚人謀事死固甘心家有老妻願與之

同死崇并其妻殺之且以其事奏於朝廷示無二心及贊廢崇乃

遣使請贊歸晉陽周主報以湘陰公比在宋州今方取歸京師必

令得所公勿以為憂公能同力相輔當加王爵永鎮河東羣廷美

楊溫肅湘陰公失位奉贊妃董氏據徐州拒守以俟河東援兵

令聚廷美等守徐州周主使贊以書諭之廷美溫欲降而懼死周

主復遺贊書曰爰念斯人盡心於主

忠義何由賈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

可更以委曲示之

上死傷頗多又值月食軍中多妖異契丹主即律元欲懼不敢深

入引兵還

節度使劉詞送其使者詣大梁周主郭威遣左千牛衛將軍朱憲

資治通鑑補

卷二百九十九

後周廣順元年

三

忠義何由賈以悔尤俟新節度使入城

報聘且敘革命之由以金器玉帶贈之 周主郭威以鄴都鎮撫

河北控制契丹欲以腹心處之乙亥以甯江節度使侍衛親軍都

指揮使王殷爲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同平章事領軍如故仍領侍衛

親軍也仍以侍衛司從赴鎮 丙子周主郭威帥百官詣西宮爲漢

隱帝舉哀成服皆如天子禮去年遷隱帝梓宮於西宮事見上卷 漢泰甯軍節度

使慕容彥超遣使入貢于周周主郭威慮其疑懼賜詔慰安之曰

今兄事已至此言不欲繁望弟扶持同安億兆漢祖慕容彥超之兄今兄辭史作令

兄存疑詳味詔意若以兄自呼以弟呼彥超親之之辭也注意雖本辭史恐於文理未順 戊寅周殺湘陰公

於宋州是日劉崇卽皇帝位於晉陽仍用乾祐年號所有者并汾

忻代嵐憲隆蔚沁遼麟石十二州之地宋白曰憲州故樓煩監牧唐昭宗龍紀元年李克用

奏置憲州宋太宗之平太原折御卿自府州會兵攻劉崇元先克岢嵐軍次克隆州次克嵐州則隆州蓋晉漢開所置其地在岢嵐

嵐谷之開。○以節度判官鄭珙為中書侍郎觀察判官榮陽趙

華為戶部侍郎竝同平章事以次子承鈞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

太原尹以節度副使李存瓌為代州防禦使裨將武安張元徽為

馬步軍都指揮使九城志武安縣屬洛州在州西九十五里陳光裕為宣徽使北漢主

謂李存瓌張元徽曰通鑑書嶺南之漢為南漢河東之漢為北漢朕以高祖之業一朝

墜地。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願我是何天子汝曹是何節度使

邪由是不建宗廟祭祀如家人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

緡案唐世百官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三公百

緡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郎兩儀射東宮三師百

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東宮三少百萬節度使三十萬至梁開平

五年宰臣俸二百千後唐同光四年定節度副使每月料錢四十

千則節度使當又多自餘薄有資給而已故其國中少厭吏客省

使河南李光美嘗為直省官三省有直省官凡百官詣宰相者差

直省官引接其職則外鎮客司通引



之職 頗諳故事北漢朝廷制度皆出於光美北漢主聞湘陰公死

哭曰吾不用忠臣之言以至於此爲李驥立祠歲時祭之 己卯

周以太師馮道爲中書令加寶貞固侍中蘇禹珪司空 周王彥

超奏遣使齎敕詣徐州鞏廷美等猶豫不付啟關詔進攻兵之

周主郭威謂王峻曰朕起於寒微備嘗艱苦遭時變亂一旦爲帝

王豈敢厚自奉養以病下民乎命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庚辰

下詔悉罷之 案詳史本紀詔應天下州府舊貢滋味食饌之物所

宜除減其兩浙進細酒海味鹽瓜湖南杭子茶乳糖

白沙糖橄欖子與州高公米水梨易定菓子河東白杜梨米粉菜

豆粉玉屑飢子麴永興御田紅稭米新大麥麴興平蘇菓子華州

香粉羊角熊膽臘肝朱橘鮓白河中對紅棗五味子輕饒同州

石微餅晉絳蒲萄黃消梨峽府鳳栖梨襄州紫蓋新符橘子安州

折梗米糟味青州水梨可陽諸雜菓子許州鄧李子鄧州新筍鴨

棗懷州寒食杏仁申州蓂荷亳州草薺沿淮州郡淮白魚今後不

須進奉○杭白尤帆音孫傷

音情錄音邀義音讓不聲

其詔略曰所率止於朕躬所損被於

吐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又詔曰朕生長軍旅不

親學問未知治天下之道文武官有益國利民之術各具封事以

聞咸宜直書其事勿事辭藻詔以蘇逢吉之第賜王峻峻曰是逢

吉所以族李崧也事見二百八十八卷離而不處 初契丹主耶律

兀欲北歸見二百八十七卷橫海節度使潘聿撚棄鎮幽之元欲

以聿撚為西南路招討使及北漢主劉崇立元欲使聿撚遣劉承

鈞書北漢主使承鈞復書稱本朝淪亡紹興帝位欲循晉室故事

求援北朝元欲大喜北漢主發兵屯陰地黃澤團柏屯陰地者欲

澤者欲窺邢州屯丁亥以承鈞為招討使與副招討使白從暉都

監李存瓌將步騎萬人攻恩晉州從暉吐谷渾人也 鳳鄉崇威

更名崇曹威更名英皆避帝名也二月丁酉唐以子天雄牙內都指

揮使榮為鎮寧節度使選朝士為之僚佐以待御史王敏為節度

判官右補闕崔頌為觀察判官校書郎王朴為掌書記為王朴見任於世宗

張頌之子崔協相後唐明宗朴東平人也朴少舉進士為校書郎依樞

密使楊邠及邠與王章史宏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漢隱帝任用

小人而邠為大臣與將相交惡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後邠等見

殺三家之客多及而朴以故獨免戊戌北漢兵五道攻周晉州

節度使王晏閉城不出劉承鈞以為怯蟻附登城晏伏兵奮擊北

漢兵死傷者千餘人承鈞遣副兵馬使安元寶焚晉州西城元寶

降周承鈞乃移軍攻隰州九域志晉州西北至隰州二百五十里癸卯周隰州刺史

許遷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迎擊北漢兵於長壽村唐武德二年分隰州

石樓置長壽縣貞觀元年省入石樓執其將程筠等殺之未幾北漢兵攻州城數日

不克死傷甚眾乃引去遷鄆州人也 甲辰楚王馬希萼遣掌書

記劉光輔入貢於唐 周主郭威悉出漢宮中寶玉器數十碎之

於庭曰凡爲帝王安用此物聞漢隱帝日與嬖寵於禁中嬉戲珍

玩不離側茲事不遠宜以爲鑑仍戒左右自今珍華悅目之物無

得入宮 丁未契丹主耶律兀欲遣其臣褒偁支與周使朱徽偕

如思賢卽位 戊申周敕前資官各聽自便居外州

漢隱帝乾祐二年冬楊邠

奏前資官分居南京事見二百八十八卷 先是周主郭威既卽位卽遷陳思讓師偏

師至安郢以圖進取思讓未至湖南馬希萼已克長沙思讓留屯

鄆州敕召令還 丁巳周遣尙書左丞田敏使契丹北漢主劉崇

遣通事舍人李贇使於契丹

贇俗辯字從巧從言宋景文手記曰北齊時里俗多作僞字始以巧言爲

辯至隋有柳贇 乞兵爲援 周加泰甯節度使慕容彥超中書令

又以玃易巧矣

遣翰林學士魚崇諒詣兗州諭指崇諒即崇遠也

魚崇諒先因避漢祖諱改名

彥超上表謝三月壬戌朔詔報之曰向以前朝失德少主用讒倉

卒之閒召卿赴闕卿即奔馳應命信宿至京救國難而不顧身聞

君召而不俟駕以至天亡漢祚兵散梁郊降將敗軍相繼而至卿

即便回馬首徑反軀陰

兗州在龜山之陰彥超赴大梁謂兗州學並見上卷上年

為主為時有

終有始所謂危亂見忠臣之節疾風知勁草之心若使為臣者皆

能如茲則有國者誰不欲用所言朕潛龍河朔之際平難浚郊之

時

浚郊謂大梁之郊大梁有浚水詩云予子于旄在浚之郊韓絳愈從董道於汴州賦曰非夫子之淘美兮吾何為乎浚之郊緣

不奉示論之言亦不得差人至行闕且事主之道何必如斯若或

二三於漢朝又安何忠信於周室以此為懼不亦過乎卿但悉力

推心安民體國事朕之節如事故君不惟黎庶獲安抑亦社稷是

賴但堅表率未議替移由衷之誠言盡於此 唐以楚王馬希萼

為天策上將軍武安武平靜江甯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楚王以右

僕射孫晟客省使姚鳳為冊禮使 丙寅周道前澧州刺史陳思

讓將兵戍磁州掘黃澤路

磁州西北當黃澤關路

楚王馬希萼既得志多

思舊怨殺戮無度暨夜縱酒荒淫悉以軍府事委馬希崇希崇復

多私曲政刑紊亂府庫既盡於亂兵籍民財以賞資士卒或封其

門而取之士卒猶以不均相怨望雖朗州舊將佐從希萼來者亦

皆不悅有離心小門使謝彥顯

考異曰湖湘故事作謝彥毅朗州

紀本希萼家奴以首面有寵於希萼

首面龍陽之色也

至與妻妾雜坐恃

恩專橫常肩隨希崇或撫其背

時年長乃倍父事之十年以長兄

之差

行希崇銜之故事府宴小門使執兵在門外希萼使彥顯預

坐或居諸將之上諸將皆恥之希萼以府舍焚蕩命朗州靜江指揮使王逵副使周行逢帥所部兵千餘人治之執役甚勞又無犒賜士卒皆怨竊言曰囚免死則役作之我輩從大王出萬死取湖南何罪而囚役之且大王終日酣歌豈知我輩之勞苦乎逵行逢聞之相謂曰眾怨深矣不早爲計禍及吾曹壬申旦帥其眾各執長柯斧白梃逃歸朗州時希萼醉未醒左右不敢白癸酉始白之希萼遣湖南指揮使唐師翥將千餘人追之不及直抵朗州逵等乘其疲乏伏兵縱擊士卒死傷殆盡師翥脫歸逵黜置後馬光贊去年馬希萼以子光贊侯朗州更以希萼兄子光惠知州事光惠希振之子也馬殺之希振長子也光惠爲節度使逵等與何敬真及諸軍指揮使張傲參決軍府事希萼具以狀言於唐唐主李璟遣使以厚賞招諭

之遠等納其賞縱其使不荅其詔唐亦不敢詰也初劉光輔之入  
貢於唐也唐主待之厚光輔密言湖南民疲主驕可取也唐主乃  
以營屯都虞候邊鐫爲信州刺史將兵屯袁州潛謀進取 周王  
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廷美等 北漢李晉至契丹契丹主耶律兀  
欲使拽刺梅里報之 丙子周敕朝廷與唐本無仇怨緣淮軍鎮  
各守疆域無得縱兵民擅入唐境商旅往來無得禁止 己卯周  
潞州送涉縣所獲北漢將卒二百六十餘人各賜衫袴巾屨遣還

涉漢縣唐屬潞州九域志  
在州東北一百九十八里

周加吳越王錢宏倣諸道兵馬都元

帥 夏四月壬辰朔周濱淮州鎮上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  
禁止詔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 蜀通

奏使高延昭固辭知樞密院丁未以前雲安權鹽使太原伊審徵



後周廣順元年

為通奏使知樞密院事

雲安漢巴郡之胸肥縣地周武帝置雲安縣唐屬夔州以其產鹽置雲安監

審

徵蜀高祖妹襄國公主之子也少與蜀主相親狎及知樞密政之

大小悉以咨之審徵亦以經濟為己任而貪侈回邪與王昭遠相

表裏蜀政由是浸衰

吳越王錢宏俶徙廢王宏侖居東府

自衣錦軍

徙居東府吳越以越州為東府

為築宮室治園圃娛悅之歲時供饋甚厚

契丹

主耶律元欲遣使如北漢告以周使田敏來約歲輸錢十萬緡北

漢主劉崇使鄭琪以厚賂謝契丹自稱姪皇帝致書於叔天授皇

帝請行冊禮

五月己巳周遣左金吾將軍姚漢英等使於契丹

契丹問之

契丹以北漢交之厚遂留周使

辛未周尊高祖環為信祖睿和皇帝

妣張氏為睿恭皇后曾祖湛為僖祖明憲皇帝妣申氏為明孝皇

后祖蘊為義祖翼順皇帝妣韓氏為翼徽皇后考簡為慶祖章肅

皇帝妣王氏爲章德皇后

北漢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鄭珙卒於

契丹

考異曰晉陽見聞錄鄭珙既達虜庭虜君恩禮周厚虜俗以

復信之理魁岸善飲罹無量之逼害累載歸一夕脫羶於穹廬之  
圍堵間輿尸而後命九國志契丹宴犒漢使必厚具酒肉以示夸  
大高祖鎮河東嘗命韋曜北使曜羸瘠不能飲酒虜人強之遂卒  
韋曜曜歸時人韋曜也不能飲酒王侯衡引以爲文章而略振  
云高祖時  
人誤也

甲戌固義武節度使孫方備避皇考諱更名方諫

定難節度使李彝殷遣度奉表於北漢

六月辛亥周以樞密使

同平章事王峻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樞密副使兵部侍郎范質

戶部侍郎判三司李穀爲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穀仍判三司司

徒兼侍中竇貞固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蘇禹珪並罷守本

官癸丑范質參知樞密院事丁巳以宣徽北院使翟光鄴兼樞密

副使光鄴爲人沈默多謀事繼母以孝聞雖貴不營財產常假官

舍以居蕭然僅蔽風雨雍睦親族粗衣糲食與均有無日與賓客

飲酒聚書爲樂其所臨政務以寬靜休息爲意初周主郭威討河

中已爲人望所屬帝討河中見二百八十八卷漢書元年李穀時爲轉運使周主數

以微言動之穀但以人臣盡節爲對周主以是賢之卽位首用爲

相時國家新造四方多故王峻夙夜盡心知無不爲軍旅之謀多

所裨益范質明敏強記謹守法度李穀沈毅有器略在御前議論

辭氣慷慨善譬喻以開主意 蔡武平節度使馬光惠恩懦嗜酒

不能服諸將王逵周行逢何徽直謀以辰州刺史盧陵劉言曉勇

得蠻夷心劉言從彭亨奔楚因爲楚將欲迎以爲副使言知逵等難制曰不往

將攻我乃單騎赴之九城志辰州東至州五百六十六里既至眾廢光惠送於唐

雖言權武平留後爲王逵等殺劉言張本表求旄節於唐唐人未許亦稱藩

於周 吳越王錢宏似以前內外馬步都統軍使錢仁俊無罪復

其官爵

錢仁俊被幽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開運二年

契丹遣燕王耶律述軌等冊命

北漢主劉崇為大漢神武皇帝妃為皇后北漢主更名旻 秋七

月

案五代會要

北漢主劉旻遣翰林學士博興衛融等詣契丹

謝冊禮

博興即唐青州之博昌縣後唐避獻祖諱改曰博興九域志縣在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且請兵伐周

八月壬戌周葬漢隱帝於潁陵

潁陵在許州陽翟縣

周義武節度使孫

方諫入朝壬子徙鎮國節度使以其弟易州刺史行友為義武留

後又徙建雄節度使王晏鎮徐州以武甯節度使王彥超代之

王晏

與王彥超兩易所鎮

戊午周追立故夫人柴氏為皇后

柴氏先卒去年不克於劉錫之手

九月北漢主劉旻遣招討使李存瑞將兵自團柏伐周契丹至

耶律兀欲欲引兵會之與酋長議於九十九泉

魏土地記曰距鄆城東八十里有牧

牛山下有九十九泉即倉河之上原也秦魏收魏書天賜三年八月魏主登武要北原觀九十九泉武要縣漢屬定襄郡東部都尉治所未白曰九十九泉在幽州西北一千餘里諸部皆不欲南寇元欽弼之癸亥行至新

州之西火神淀

契丹雖破晉其力亦疲諸部疲殘未暇寇耗未復故不欲南寇未白曰火神淀在新州西淺水日淀

○音電

述律及偉王之子太常王渥僧作亂弒元欽而立述律

德光之子齊王述律逃入南山諸部奉述律以攻述律渥僧殺之

并其族黨立述律為帝改元應歷自火神淀入幽州遣使告於北

漢北漢主劉晏遣樞密直學士王黨王得中如契丹賀即位復以

叔父事之請兵擊周晉州述律年少好遊戲不親國事每夜酣飲

達旦乃寐日中方起國人謂之睡王後更名明

渥音國去聲又平聲

王申

獨以吏部尚書御史中丞范仁恕為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

章事

楚王高希範既克長沙不賞許可瓊

可瓊降希範見上疑

疑

卷漢乾祐三年

可瓊怨望山爲蒙州刺史

唐武德五年析荔州之隋化縣置南恭州貞觀八年更名蒙州宋朝熙寧五年

廢蒙州以立山縣隸昭州宋白曰蒙州舊爲蒲縣地唐置蒙州

廣州東面有蒙山山下有泉源流爲蒙水山下人皆姓蒙故名遣

馬步都指揮使徐威左右軍馬步使陳徽遣水軍都指揮使魯公

綰牙內侍衛指揮使陸孟俊帥部兵立寨於城西北隅以備朗兵

不存撫役者將卒皆怨怒謀作亂希崇知其謀戊寅希崇宴將吏

徐威等不預希崇亦辭疾不至威等使人先驅跽齏馬十餘入府

自帥其徒執斧斤白梃聲言焚馬奄至座上縱橫擊人顛踣滿地

考異曰十國紀年作丁丑案希崇踰垣走威等執囚之

潮州故事在十九日今從之執謝彥顯自頂至踵剉之立希崇爲武安留後縱兵大掠閩希崇於衡山縣

三國時吳分湘南縣置衡山縣唐屬衡州宋朝清化四年分置衡州九城志衡山縣在潭州西南三百二十里劉言開希

崇立遣兵趣潭州聲言討其篡奪之罪壬午軍於益陽之西希崇

廣順元年

懼未發兵二千拒之又遣使如朗州求和請為鄰藩掌書記桂

林李觀察說言曰

時人謂桂州為桂林

希萼舊將佐猶在長沙此必不欲與

公為鄰不若先檄希崇取其首然後圖湖南可兼有也言從之希

崇畏言即斷都軍判官楊仲敏書掌記劉光輔牙內指揮使魏師

進都押牙黃勅等十餘人首遣前辰陽縣令李翊齎送朗州

辰陽地名

馬氏道縣屬辰州宋白曰辰溪縣本漢辰陵縣後漢曰辰陽以縣在辰水之陽也隋改曰辰溪如此則馬氏用後漢縣名也至

則腐敗言與王逵等皆以為非仲敏等首怒責翊翊惶恐自殺希

崇既襲位亦縱酒荒淫為政不公語多矯妄國人不附初馬希萼

入長沙

事見上卷上年十二月

彭師壽雖免死猶杖背黜為民希崇以為師

壽必怨之使送希萼於衡山實欲師壽殺之師壽曰欲使我為弑

君之人乎奉事逾謹衡山指揮使廖偃匡圖之子也

晉天福四年廖匡圖與

戰死與其季父節度巡官匡凝謀曰吾家世受馬氏恩今希範長而

被黜必不免禍蓋相與輔之於是帥莊戶及鄉人悉為兵佃家之田而

納其租謂之莊戶與師討其立希範為衡山王以縣為行府斷江為柵江

謂港也編竹為戰艦以師討為武清節度使武清節度使屬縣等自如署置耳召募

徒眾數日至萬餘人州縣多應之遣判官劉虛己求援於唐徐威

等見希崇所為知必無成又畏朗州衡山之逼恐一朝喪敗俱及

禍欲殺希崇以自解希崇微覺之大懼密遣客將范守牧奉表請

兵於唐唐主李璟命邊鎬自袁州將兵萬人西趣長沙冬十月

辛卯周潞州巡檢陳思讓敗北漢兵於鹿亭鹿亭在潞州銅鞮縣九城志潞州有鹿亭

有虎亭鎮唐邊鎬引兵入醴陵唐書地理志曰漢湘鄉縣有醴陵漢立為縣隋廢唐武

德四年分長沙縣置醴陵縣並屬潭州九城志醴陵縣在潭州東百六十里范成大行程記袁州萍鄉縣至潭州醴陵縣兩日程耳



癸巳楚王馬希崇遣使犒軍壬寅遣天策府學士拓拔恆奉牋詣

鎬請降恆歎曰吾久不死乃為小兒送降狀癸卯希崇帥弟姪迪

鎬望塵而拜鎬下馬稱詔勞之甲辰希崇等從鎬入城鎬舍於瀏

陽門樓湖南將吏畢賀鎬皆厚賜之時湖南饑饉鎬大發馬氏倉

粟賑之楚人大悅馬殷據潭朗傳子希範希範希廣希範希崇至是而亡唐明宗天成三年楚歸吳敗將苗璘計

德勳謂之曰待眾勢爭阜棧而後湖湘可圖今果如其言契丹遣彰國節度使詳禹厥將奚

契丹五萬會北漢兵伐周北漢主劉晏自將兵二萬自陰地關攻

晉州丁未軍於城北三面置寨晝夜攻之遊兵至絳州時王晏已

離鎮王彥超未至巡檢使王萬敢權知晉州與龍捷都指揮使史

彥超虎捷指揮使何徽共拒之薛史本紀廣順元年改舊衛馬步軍龍捷步

軍舊稱奉恩史彥超雲州人也 癸丑唐武昌節度使劉仁贍帥

改爲虎捷

戰艦二百取岳州撫納降附人皆悅集仁贍金之子也

劉金為唐楊氏將

百官共賀湖南平起居郎爾州高遠曰我乘楚亂取之甚易觀諸

將之才但恐守之難耳司徒致仕李建勳曰禍其始於此乎唐主

李琨自即位以來未嘗親祠郊廟禮官以為請唐主曰俟天下一

家然後告謝及一舉取楚謂諸國指麾可定魏岑侍宴言臣少遊

元城樂其風土俟陛下定中原乞魏博節度使唐主許之岑趨下

拜謝其主驕臣佞如此馬希萼望唐人立己為潭帥而潭人惡希

萼共請邊鐫為帥唐主乃以鐫為武安節度使

為邊鐫為明兵所逐本

周

主峻有故人曰申師厚嘗為竟州牙將失職飢寒望峻馬拜謁於

道會涼州聞後折逋嘉施上表請帥

折逋羌族也因以為姓

周主郭威以絕

域非人所欲募率府供奉官願行者

率府謂東宮十率府也

月餘無人應募

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 後魏紀三十五 主

峻薦師厚於周主丁巳以師厚爲河西節度使 唐邊鎬趣馬希

崇帥其族入朝馬氏聚族相泣欲重賂鎬奏乞留居長沙鎬微哂

曰國家與公家世爲仇敵殆六十年

唐昭宗光啟三年馬殷從孫儒攻揚行密乾甯三年得湘

南自此與江淮爲敵國自光啟三年至是年適六十年

然未嘗敢有意窺公之國今公兄弟

鬪鬪困窮自歸若復二三恐有不測之憂希崇無以應十一月辛

酉與宗族及將佐千餘人號慟登舟

鬪鬪也恨也戾也詩云兄弟鬪于牆○鬪音獨

送者

皆哭響振川谷 周主郭威以北漢契丹之兵猶在晉州甲子以

王峻爲行營都部署將兵救之詔諸軍皆受峻節度聽以便安從

事得自選擇將吏乙丑峻行周主自至城西餞之 初馬希廣馬

希萼兄弟爭國南漢主劉晟以內侍吳懷恩爲西北招討使將兵

屯境上伺閒密謀進取希廣遣指揮使彭彥暉將兵屯龍峒以備

之桂州溪南有白龍洞在平地半山上及希萼爲衡山土乃自衡山遣使以彥暉爲

桂州都監在城內外巡檢使判軍府事時武穆王少子希隱爲靜

江節度副使知桂州事惡之潛遣人告蒙州刺史許可瓊可瓊方

畏南漢之逼卽棄蒙州引兵趣桂州蒙桂州去四百餘里與彥暉戰於城中

彥暉敗奔衡山可瓊畱屯桂州吳懷恩遂據蒙州進兵侵掠桂管

大擾希隱可瓊不知所爲但相與飲酒對泣南漢主遣希隱書言

武穆王奄有全楚富彊安靖五十餘年正由三十五舅三十舅兄

弟尋戈自相魚肉三十五舅謂希萼廣三十舅謂希廣舉先人基

業北面仇讎言東唐臣唐也今聞唐兵已據長沙竊計桂林繼爲所取當

朝世爲與國重以婚姻觀茲傾危忍不赴救已發大軍水陸俱進

當令相公舅永擁節旌常居方面希隱得書與僚佐議降之支使

潘元珪以為不可丙寅吳懷恩引兵奄至城下希隱可瓊帥其眾

夜斬關奔全州

九域志桂州北至全州一百六十三里晉高祖時馬氏改永州之湘源縣為清湘縣置全州本漢興

陽縣地也有洮水在清湘縣北

桂州遂潰懷恩因以兵略定立連梧嚴富昭柳黃

象等州

唐乾封二年招致生僚以秦故桂林郡地置嚴州富州當是置於賀州富川縣也

南漢始盡有嶺

南之地

辛未唐邊鎬遣先鋒指揮使李承霰將兵如衡山趣馬

希導入朝庚辰希導與將佐士卒萬餘人自潭州東下

戰音

周

王峻謂陝州旬日為主郭威以北漢攻晉州急憂其不守議自將

由澤州路與峻會兵救之

帝欲自澤州而西王峻自郊度河而北取韓州而會於晉州

且遣使

諭峻十二月戊子朔下詔以三日西征使者至陝峻因使者附奏

曰晉州城堅未易可拔劉崇兵鋒方銳不可力爭所以駐兵待其

氣衰耳非臣怯也陛下新即位不宜輕動若車駕出汜水則慕容

彥超引兵入汴大事去矣周主聞之自以手提耳曰幾敗吾事庚

寅敕罷親征初泰甯節度使兼中書令慕容彥超聞徐州平

肅宗  
延美

等死疑懼愈甚乃招納亡命蓄聚薪糧潛以書結北漢吏獲其書以

聞又遣人詐為商人求援於唐周主遣通事舍人鄭好謙就申慰

諭與之為誓彥超益不自安屢遣都押牙鄭麟詣闕偽輸誠款實

覘機事又獻天平節度使高行周書其言皆謗毀朝廷與彥超相

結之意周主笑曰此彥超之詐也以誓示行周行周上表謝恩

初

彥超與行周同攻魏因而結隙且竟驅離彥超舉兵恐行周既

獲其後故偽為其書欲以開之帝反以其書示行周以結其心

而彥超反迹益露丙申遣閤門使張凝將兵赴鄆州巡檢以備之

職官分紀閤門使副掌供奉乘輿朝會遊幸大宴及贊引親王宰

及德  
戎旅

庚子周王煥至絳州乙巳引兵趣晉州晉州南有蒙院最

後周廣順元年

爲險要峻憂北漢兵據之是日聞前鋒已度蒙阮喜曰吾事濟矣  
慕容彥超奏請入朝周主郭威知其詐卽許之旣而復稱境內  
多盜未敢離鎮北漢主劉晏攻圍晉州久不克會大雪民相聚  
係山寨野無所掠軍乏食契丹思歸聞王峻至蒙阮燒營夜遁峻  
入晉州諸將請亟追之峻猶豫未決明日乃遣行營馬軍都指揮  
使仇宏超都排陳使藥元福左廂排陳使陳思讓康延沼將騎兵  
追之及於霍邑九域志霍邑在晉州北一百三十五里縱兵奮擊北漢兵墜崖谷死  
者甚眾霍邑道隘延沼畏懦不急追由是北漢兵得度藥元福曰  
劉崇悉發其眾挾胡騎而來志吞晉絳今氣衰力憊狼狽而遁不  
乘此剪撲必爲後患諸將不欲進王峻復遣使止之遂還契丹比  
至晉陽士馬什喪三四黠戛厥自恥無功釘大酋長一人於市旬

餘而斬之北漢主如息意於進取北漢土瘠民貧內供軍國外奉契丹賦繁役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眾元福之援晉州也遣州縣官吏部丁夫運餉一夕丁夫盡遁去元福怒盡驅官吏出軍門將斬之已解衣矣判官王明馳往止之入白元福曰丁夫數萬人文吏懦不能制斬之何益今軍儲幸已無闕不如寬以待之賊敗凱旋公無專殺之名不亦善乎元福感悟盡免其死周主威聞而善之卽命元福爲建雄軍節度使甯後以明爲書記旣而元福恃功驕恣明以直道規之遂忤其意明託以父病求歸省元福屢召之明終不往唐主李煜以鎮南節度使兼中書令宋齊邱爲太傅以馬希萼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守中書令鎮洪州仍賜爵楚王以馬希崇爲永泰節度使兼侍中鎮舒州

唐蓋置永泰軍於舒州

湖南將



吏位高者拜刺史將軍卿監率者云次拜官唐主嘉廖偃彭師

之忠以假為左殿直軍使萊州萊州屬周境師歸為殿直都

虞候賜予甚厚湖南刺史皆入朝於唐永州刺史王贊獨後至唐

主毒殺之百漢主劉晟遣內侍省丞潘崇徹唐內侍省有丞此

南漢將軍謝貫將兵攻郴州唐邊鎬發兵救之崇徹敗唐兵於

義章宋白曰郴州漢郴縣隋置郴州隋末蕭銑分郴置義章縣唐

日立章宋白曰遂取郴州邊鎬請除全道二州刺史以備南漢內

辰唐主李璟以廖偃為道州刺史以黑雲指揮使張勣知全州全

二州與南漢界周以忠武節度使武行德為河南尹西京留守

時禁鹽入城犯者法至死者給厚賞有洛陽老嫗將蔬入城求

鬻俄有僧從嫗賁蔬就笮翻視密置鹽笮中少荅其直不買而去

嫗入城抱關者按筭得鹽擒以詣府行德見盛鹽襍非村嫗所有  
疑而詰之嫗言適有僧自城外買蔬取視久之而去行德卽捕僧  
訊治之具伏與關吏同誣嫗以希賞乃釋嫗斬僧及抱關吏數輩  
人畏之若神部下肅然 是歲唐主李璟以安化節度使鄱陽王  
王延政爲山南西道節度使興元山南西道節度使王延政遣領耳更賜爵光山王  
初延政降唐唐主命公卿宴於其第以娛之而延政客於賜予優  
人李家明諱之曰賤人無伎優賜已多然告六王乞取一物延政  
曰汝何求家明日大殷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敢取爲優服延政  
默然慙恨而罷自是怏怏病卒家明有口才敏於應對嘗從唐主  
遊苑中見牛臥美蔭唐主曰牛且熱矣家明口占以對曰曾遭甯  
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閒向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

於時宰相多不恤民隱故家明言及之 初蒙城鎮將咸師朗將

部兵降唐

見一百八十八卷漢乾祐二年

唐主李璣以其兵爲奉節都從遊鎬平

湖南唐悉收湖南金帛珍玩倉粟乃至舟艦亭館花果之美者皆徙於金陵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湖南租賦以贍戍兵繼勳等務爲苛刻湖南人失望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減士卒糧賜奉節指揮使孫助曹進怒曰昔吾從咸公降唐唐待我豈如今日湖南將士之厚哉今有功不增祿賜又減之不如殺紹顏及鎬據湖南歸中原富貴可圖也

王周順二年是子黃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庚申夜孫朗曹進帥其徒作亂東棄潛

燒府門火不然邊鎬覺之出兵格鬪且命鳴鼓角朗進等以爲將

曉斬關奔朗州王逵問朗曰昔昔從武穆王與淮南戰屢捷

馬殷說武

王淮南兵易與耳今欲以朗州之眾復取湖南可乎朗曰朗在金陵數年備見其政事朝無賢臣軍無良將忠佞無別賞罰不當如此得國存幸矣何暇兼人朗請爲公前驅取湖南如拾芥耳達悅厚遇之 壬戌周發開封府民夫五萬修大梁城旬日而罷 周泰甯節度使慕容彥超發鄉兵入城引泗水注濠中爲戰守之備又多以旗幟授諸鎮將令募羣盜剽掠鄰境鄰境被掠者所在奏其反狀甲子周主郭威敕沂密二州不復隸泰甯軍先收其巡檢以弱慕容彥超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曹英爲都部署討彥超昭武軍利州屬蜀齊州防禦使史延超爲副部署皇城使河內向訓爲都監陳州防禦使藥元福爲行營馬步都虞候周主以元福宿將藥元福歷事唐漢晉爲將有功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二人皆父事元福唐主

罕瑒發兵五千軍于下邳以援彥超聞周兵將至退屯流陽

下邳縣屬

徐州東南至流陽縣百里到陶曰流陽漢陳邱縣後魏改曰流陽唐屬海州九城志在海州西南一百八十里杜佑曰海州流陽縣

漢原邱縣地周徐州巡檢使張令彬擊之大破唐兵殺溺死者千

餘人獲其將燕敬權初彥超以周室新造謂其易搖故北召北漢

及契丹南誘唐人使侵邊鄙冀朝廷奔命不暇然後乘間而動及

北漢契丹自晉州北走唐兵敗於流陽彥超之勢遂沮 周永興

節度使李洪信自以漢室近親心不自安

李洪信李太

后之黨從也城中兵不滿千人王峻在陝以救晉州為名發其兵數百及北漢兵遁去遣

禁兵千餘人戍長安洪信懼遂入朝 壬申周王峻自晉州還入

見 周曹英等至兗州設長圍慕容彥超屢出戰藥元福皆擊敗

之彥超不敢出十餘日長圍合遂進攻初彥超將反判官崔周度

諫曰魯詩書之國自伯禽以來不能霸諸侯然以禮義守之可以

長世公於國家非有私憾胡爲自疑況主上開諭勤至苟撤備歸

誠則坐享太山之安矣獨不見杜中令安襄陽李河中竟何所成

乎杜中令謂杜重威安襄陽謂安從進李河中謂李守貞皆以反而敗死事並見前紀彥超怒及官軍圍城

彥超括士民之財以贍軍坐匿財死者甚眾前陝州司馬閻宏魯

寶之子也閻寶背梁歸唐歷節鎮畏彥超之暴傾家爲獻彥超猶以爲有所

匿命周度索其家周度謂宏魯曰君之死生繫財之豐約宜無所

愛宏魯泣拜其妻妾曰悉出所有以救吾死皆曰竭矣周度以白

彥超彥超不信收宏魯夫妻繫獄有乳母於泥中拈得金纏臂獻

之冀以贖其主指以手彥超曰果然所匿必猶多榜掠宏魯夫妻

肉潰而死以周度爲阿庇斬於市北漢遣兵攻周府州防禦使

折德晟敗之殺二千餘人二月庚子德晟奏攻拔北漢岢嵐軍以

兵戍之

舊唐書地理志曰嵐州嵐谷縣舊岢嵐軍也在嵐州安芳縣北界長安二年分安芳於岢嵐舊軍置岢嵐神龍二

年廢縣置軍開元十二年復置縣此蓋後唐復置

甲辰周主郭

威釋燕故權等使獻唐詔唐主曰自古有國皆惡叛臣苟獨貴邦

常事招誘吳中多士無乃淺圖唐主李璟大慙先所得中國人皆

禮而歸之唐之言事者猶獻取中原之策中書舍人韓熙載曰郭

氏有國雖淺爲治已固我兵輕動必有害無益眾議乃息唐自烈

祖以來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結欲與之共制中國更相饋遺約

爲兄弟然契丹利其貨徒以虛語往來實不爲唐用也唐主好文

學故熙載與馮延巳延魯江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佑幽

州人也當時唐之文雅於諸國爲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

事拜官至是始命翰林學士江文蔚知貢舉進士廬陵王克貞等

三人及第廬陵漢縣唐帶吉州唐主問文蔚卿取士何如前朝對曰前朝公

與私謁相半臣專任至公耳唐主悅中書舍人張緯前朝登第聞

而銜之時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能貢舉三月戊辰周

以內客省使恩州團練使晉陽鄭仁誨為樞密副使案是時中國無恩州此即

南漢之恩州也鄭仁誨遷領團練使耳宋慶歷八年平王甲戌

則改貝州為恩州始以嶺南之恩州為南恩州以別之也周改威勝軍曰武勝軍舊以鄧州為威勝軍今避上名而改之唐主季璠以太弟

太子昭義節度使馮延巳為左僕射前鎮海節度使徐景運為中

書侍郎及右僕射孫晟皆同平章事延巳之相物議沸然既宣制

戶部尚書常夢錫眾中大言曰白麻甚佳但不及江文蔚疏耳江

蔚疏見二百八十七晟素輕延巳謂人曰金盃玉盃乃貯狗矢乎



延己言於唐主曰陛下躬親庶務故宰相不得盡其才此治道所以未成也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奏可而已既而延己不能勤事文書皆仰成胥史軍旅則委之邊將頃之事益不治唐主乃復自覽之大理卿蕭儼惡延己爲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入人死罪鍾謨李德明輩必欲殺之延己曰儼誤殺一婦人諸君以爲當死儼九卿也可誤殺乎獨上言儼素有直聲今所坐已會赦宜從寬宥儼由是得免人亦以此多之景運尋罷爲太子少傅案唐既置太子少傅當考夏四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周主郭威以曹英等不應復有太子少傅當考攻兗州久未克乙卯下詔親征以李穀權東京留守兼判開封府鄭仁誨權大內都巡檢又以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崇充在京都巡檢唐主李璣既克湖南遣其將李建期屯益陽以圖朗州以

知全州張巒兼桂州招討使以圖桂州久之未有功唐主謂馮延

巳孫晟曰湖湘之役楚人厭亂求息肩於我

言湖南之人苦其主之虐政暴斂而求息

肩於唐我未能撫其瘡痍而虐用其力非所以副來蘇之望吾欲罷

桂林之役斂益陽之戍以旌節授劉言使自安輯其民吾亦得惠

資湘衡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度內矣公等急行之無

爲後悔晟以爲立然節欲奉行延巳曰吾出偏將舉湖南遠近震

驚一旦三分喪二

得軍而失朝廷故謂之三分喪二

人將輕我請委邊將察其形

勢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五千自吉州路趣全州與張巒合

兵攻桂州南漢伏兵於山谷巒始至城下罷乏伏兵四起城中出

兵夾擊之唐兵大敗訓死巒收散卒數百奔歸全州 五月庚申

周主郭威發大梁戊辰至兗州己巳周主使人招諭慕容彥超城

後周廣順二年

上人語不遜庚午命諸軍進攻先是術者給彥超云鎮星行至角

亢角亢兗州之分

鎮星土星也

其下有福彥超乃立祠而禱之令民間

皆立黃幡

土色黃彥超令立幡以從其色

彥超性貪吝周軍攻城急猶塞藏珍寶

由是人無鬪志將卒相繼有出降者乙亥周軍克城彥超方禱鎮

星祠帥眾力戰不勝乃焚鎮星祠與妻赴井死子繼勳出走追獲

殺之周軍大掠城中死者近萬人初彥超將反募羣盜置帳下至

者二千餘人皆山林獷悍竟不爲用周主欲悉誅兗州將吏翰林

學士竇儀見馮道范質與之共白周主曰彼皆脅從耳乃赦之丁

丑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權知兗州事壬午赦兗州管内彥超黨逃

匿者期一月聽自首前已伏誅者赦其親戚癸未降泰甯軍爲防

禦州

以慕容彥超據兗州拒命降節節爲防禦州

唐司徒致仕李建勳卒且死戒其

家人曰時事如此吾得良死幸矣勿封土立碑聽人耕種於其上  
免爲它日開發之標及江南之亡也

謂宋平金陵時

諸貴人高大之家無

不發者惟建勳家莫知其處初建勳之致仕也年齒未長時望方  
重或謂曰公未及老無大疾苦而遽有是請欲復爲九華先生邪  
建勳曰平生嘗笑宋公輟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壽考者欲  
求數年閒適耳因作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相信不學劉郎去  
又來九華先生宋齊邱也始亦致仕歸九華後一徵而起故建勳  
云然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不詳練而能杜門不與世事所  
與交遊皆寒峻素士宋齊邱當國深忌同列少所推遜獨稱建勳  
曰李相清談不待潤色自成文章然怯而無斷未嘗忤旨立於羣  
枉之間一切無所可否君子少之 六月乙酉朔周主郭威如曲

阜謁孔子祠

昔少皞氏自窮桑而徙曲阜魯侯伯禽所宅少皞氏之墟也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劉昫

曰曲阜有闕里孔子所居後人立孔子祠自唐以來兗州治瑕邱而曲阜為屬縣九域志在州東四十里宋大中祥符五年改曲阜

為仙游縣既冀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不當以天子拜之周莊曰孔

子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拜之又拜孔子墓命葺孔子祠禁

孔林樵採

孔子廟在此阜城西兩闕里孔子墓在曲阜城北洄水上去城一里葬地蓋一頃原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

高一丈二尺前有低甃為兩壇方六尺與地平墜中異木以百數

皆諸弟子自四方致之植于塋中魯人莫之識也。欽音慈顛音

嫡訪孔子顏淵之後以為曲阜令及主簿丙戌周主發兗州

乙

未吳越順德太夫人吳氏卒

丁酉蜀大水入成都

秦時蜀守李冰穿二江成

都中皆可行月都縣志曰李冰鑿離堆又開二渠由永康過新繁

入成都謂之外江又一渠山永康過縣入成都謂之內江高唐未

築羅城內外江皆從城西人自謂築城遂從西北作廐聚腹外江

遠城北而東注於合江內江循城南而與外水俱注江江自西來

其地勢高所漂沒千餘家溺死五千餘人壞太廟四室戊戌大赦

以有水患

賑水災之家

附錄蜀檣云蜀主大宴華臣教坊俳優作灌口神像二龍戰戲之象須臾天地昏翳大雨雹明日滯口

奏岷山大漲鎮夷龍虎俱壯頻驚其夕大水灌城壞延秋門深丈餘溺數千家

己亥蜀主郭威至大梁

周朔方節度使兼中書令陳留王馮暉卒其子牙內都虞候繼

業殺其兄繼勳自知軍府事周太子賓客李濤之弟滌在契丹

爲勸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蒲海真善海真契丹主耶律兀欲

之妻弟也滌說海真內附海真欣然許之滌因定州諜者田重霸

齎絹表以聞且與濤書言契丹主詭律竄駭專事宴游無遠志非

前人之比

前人謂阿保機德光等

朝廷若能用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

皆利於速度其情勢它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

河東謂北漢壬寅重

霸至大梁會中國多事不果從

北不得燕雲西不得河鄆饒夏宋人以爲千古之恨觀公書此事

則元祐初棄米脂等四寨知中國之力不足也

辛亥周以馮繼業爲朔方節度使周樞

密使王峻性輕躁多計數好權利喜人附己自以天下爲己任每言事周主郭威從之則喜時或未允輒愠懟往往發不遜語周主以其故舊且有佐命功又素知其爲人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周主周主卽位猶以兄呼之或稱其字峻以是益驕副使鄭仁誨皇城使向訓恩州團練使李重進皆周主在藩州時腹心將佐也及卽位稍稍進用峻心嫉之屢表稱疾求解機務以詞周主意詞音同去聲

周主屢遣左右敦諭峻對使者辭氣亢厲又遣諸道節度使皆求保證諸道各獻其書周主驚駭久之復遣左右慰勉令視事且曰卿黨不來朕且自往猶不至周主知樞密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令往諭指觀曰陛下但聲言臨幸其第峻必不敢不來秋七月戊子峻入朝周主慰勞令視事爲收平峻張本重進滄州人其母卽周主妹

福慶長公主也 周李穀足跌傷右臂在告月餘府主郭威以穀

職業繁劇趣令入朝辭以未任趨拜癸巳詔免朝參但令視事

蜀工部尚書判武德軍郭延鈞不禮於監押王承丕承丕謀作亂

辛丑左奉聖都指揮使安次孫欽

安次縣屬幽州係欽本燕人而仕於蜀

當以部兵

戍邊往辭承丕承丕邀與俱見府公

府公謂郭延鈞也

欽不知其謀從之

承丕至則令左右擊殺延鈞屠其家稱奉詔處置軍府即開府庫

賞士卒出繫囚發屯戍將吏畢集欽謂承丕曰今延鈞已伏辜公

宜出詔書以示眾承丕曰我能致公富貴勿問詔書欽始知承丕

反因給曰今內外未安我請以部兵爲公巡察即躍馬而出承丕

連呼之不止欽至營曉諭其眾帥以入府攻承丕承丕左右欲拒

戰欽叱之皆棄兵走遂執承丕斬之并其親黨傳首成都 周天



後周廣順二年

平節度使守中書令高行周卒行周有勇而知義功高而不矜策馬臨敵叱咤風生平居與賓僚宴集侃侃和易人以是重之 癸

卯蜀主孟昶遣客省使趙季札如梓州慰撫吏民 以新羅王承丕之亂也

漢法犯私鹽麴無問多少抵死周鄭州民有以屋稅受鹽於官過

州城吏以爲私鹽執而殺之其妻訟冤癸丑始詔犯鹽麴者以斤

兩定刑有差 時敕諸色犯鹽麴所犯一斤已下至一兩杖八十配役五斤已下一斤已上徒三年五斤以上重杖一頓

死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九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後列國紀二十六

壬戌九月甲寅朔吳越丞相裴堅卒以台州刺史吳延福同參相府

事庚午周敕北邊吏民毋得入契丹境俘掠契丹將高謨翰

以葦棧度胡盧河寇周冀州胡盧河在深冀之閒橫亘數百里丁度曰胡盧河即衡澤之別名成

德節度使何福進遣龍捷都指揮使劉誠誨等屯貝州以拒之九

志貝州北至冀州一百二十里契丹聞之遽引兵北度所掠冀州丁壯數百人望

見周軍爭鼓譟欲攻契丹周軍不敢應契丹盡殺之蜀山南西

道節度使李廷珪奏周人聚兵關中請益兵爲備蜀主孟昶遣奉  
鑾肅衛都虞候趙進將兵趣利州旣而聞周人聚兵以備北漢乃  
引還 唐武安節度使邊鎬昏懦無斷在湖南政出多門不合眾

心吉水人歐陽廣上書

吉水古吉陽縣地久廢唐置吉水縣屬吉州九域志在州東北四十里宋白曰隋開

皇十年廢吉陽縣入盧陵縣大業分盧陵縣永東十一鄉爲吉水縣

言臣近遊潭州伏見節度使邊

鎬偶逢聖代初非將才措置乖方大失人心致奉節軍乘夜呼譟  
其焚譙門會明而逃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足惠下也朗陵近在  
肘腋會不爲虞乃圖桂林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  
昌延恭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眾也幕府無賢才是禮  
不足得士也號令朝出夕改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  
前古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不報唐主李璣使鎬經略

朗州有自朗州來者多言劉言忠順鎬由是不為備唐主召劉言

入朝言不行謂王逵曰唐必伐我奈何逵曰武陵負江湖之險朗

武陵帶甲數萬安能拱手受制於人邊鎬撫御無方士民不附可

一戰擒也言猶豫未決川行逢曰機事貴速緩則彼為之備不可

圖也言乃以逵行逢及牙將何敬真張傲蒲公益朱全琇宇文瓊

彭萬和潘叔嗣張文表十人皆為指揮使部分發兵叔嗣文表皆

朗州人也行逢能謀文表善戰叔嗣果敢三人多相須成功情款

甚昵音匿又音你諸將欲召澧州會長符彥通為援符彥通自謂苗裔行逢

曰蠻貊而無義前年從馬希萼入潭州焚掠無遺見二百八十二年

吾兵以義舉往無不克焉用此物使暴殄百姓哉乃止然亦畏

彥通為後患以蠻酋土圖都指揮使劉琯為羣蠻所憚補西境鎮

過使以備之冬十月達等將兵分道趣長沙以孫朗曹進為先鋒

使孫朗曹進奔朗州見上卷是年正月邊鎬遣指揮使郭再誠等將兵屯益陽以拒

之戊子達等克沅江沅江漢益陽縣地隋改為安樂又改為沅江

志在岳州西南執都監劉承遇裨將李師德帥眾五百降之王辰

達等命軍士舉小舟舟疑舟雖小可手舉疑舟字有誤自蔽直造益陽四面斧寨

而入遂克之殺戍兵二千人邊鎬告急於唐甲午達等克橋口及

湘陰九域志潭州長沙縣有橋口鎮乙未至潭州邊鎬嬰城自守救兵未至城中

兵少丙申夜鎬棄城走吏民俱潰醴陵門橋折醴陵門潭州城之東門也死者

萬餘人道州刺史廖偃為亂兵所殺丁酉旦王達入城自稱武安

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以何敬真為行軍司馬遣敬真等追鎬不

及斬首五百級蒲公益攻岳州唐岳州刺史宋德權走劉言以公

益權知岳州唐將守湖南諸州者聞長沙陷相繼遁去劉言盡復

馬氏嶺北故地惟郴連入於南漢 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

寨散居河北者數十萬口契丹州縣亦不之禁周詔所在賑給存

處之中國民先爲所掠得歸者什五六 丁未周李穀以病臂久

未愈

李穀病臂始上卷是年六月

三表辭位周主郭威遣中使諭指曰卿所掌

至重

謂李穀掌三司金穀也

朕難其人苟事功克集何必朝禮朕今於便殿

待卿可暫入相見穀入見於金祥殿而陳愴款周主不許特賜白

藤肩輿許乘之以詣本司視事免其朝參穀不得已復視事穀未

能執筆詔以三司務繁令刻名印用之 辛亥周敕民有訴訟必

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訟於臺省或自不能書牒倩

人書者必書所倩姓名居處若無可倩聽執素紙所訴必須已事

毋得挾私客訴事不干己妄興詞訟謂之客訴 周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野雞

族多羊馬五代會要党項野雞族居慶州北 彥欽故搜之以求賂野雞族遂反剽

掠綱商綱商往沿邊販易者 唐史慶州北十五里嶺山有蕃部

野雞族掠奪綱商周主威命甯環二州合兵討之 唐於古鳴沙之

日環州九域志甯州北至慶州一百二十里慶州南至慶州一百八十里 劉言遣使告周稱湖南世

事朝廷不幸為鄰寇所陷唐也 臣雖不奉詔輒糾合義兵削平

舊國益欲邀求封爵也 唐主李景創邊鎬官爵流饒州初鎬以

都虞候從查文徽克建州事見二百八十五卷晉開運二年 凡所俘獲皆全之建

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事見上卷元年 潭人謂之邊菩薩釋

菩薩也薩濟也言能普濟眾生也 既而為節度使政無紀綱惟日設齊供盛修佛

事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矣附錄鎬之將生也其父夢謝靈運來謁修眉秀采神骨清疎所披衣巾輕

若煙霧日填寄浙西康寧峯隱譯金剛經有未合佛旨處願託生  
君家以刊正之慎勿以葷葷味我七歲放我出家以畢前生之願  
及編生我夢中之人父乃字之曰康樂既成童堅求出家其父  
不允更之以葷妻及長博雅善屬文故爲元宗所愛然而葷家  
斷非將帥之才也左僕射同平章事馮延巳右僕射同平章事孫晟上表

請罪皆釋之晟陳請不已乃與延巳皆罷守本官唐主以比年出  
師無功乃議休兵息民或曰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唐

主曰將終身不用何數十年之有唐主思歐陽廣之言拜本縣令  
以歐陽廣言邊錫必敗之言驗也十一月辛未周徙保義節度使折從阮爲靜

難節度使折從阮自陝州徙鄆州討野雞族癸酉周敕約每歲民間所輸

牛皮三分減二計出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  
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  
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普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私牛皮一寸抵



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周主郭威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蜀地震 十二月丙戌河決鄆滑周遣使行

視修塞 甲午前靜難節度使侯章獻買宴絹千匹銀五百兩周

主郭威不受曰諸侯入覲天子宜有宴犒豈待買耶

五代之時不特方鎮入朝

買宴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幸會節

蜀鎮亦買宴則在朝之臣亦買宴矣自今如此比者皆不受 王

逵將兵及洞蠻五萬攻郴州南漢將潘崇徹救之遇於螺石

螺石在郴州

州義章縣

崇徹登高望湖南兵曰疲而不整可破也縱擊大破之伏尸

八十里 周翰林學士徐台符請誅誣告李崧者葛延遇及李澄

誣李崧事見二百八十八卷漢乾祐元年徐台符素與李崧善故為此請

馮道以為屢更赦不許王峻

嘉台符之義白於周主郭威癸卯收廷遇澄誅之 劉言上表於

周稱潭州殘破乞移使府治朗州且請貢獻買茶悉如馬氏故事

許之 蜀天雨毛 唐江西觀察使楚王馬希萼入朝唐主李璟

留之後數年卒於金陵諡曰恭孝 初贛州土豪楊信自為刺史

受命于周信卒于崇訓訓考異曰崇訓或作崇勳世宗實錄作崇訓後蓋避梁王宗訓改名也今從之

以州降北漢至是為羣羌所圍復歸款於周求救於夏府二州夏州

李彝殷府州折德展九域志贛州西北至夏州一百二十里東北至府州一百二十里

要周廣順三年是五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丙辰周昇武平軍在武安軍上以劉言

為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同平章事以王逵為武安

節度使何徽真為靜江節度使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 周詔

折從阮野雞族能改過者拜官賜金帛不則進兵討之壬戌從阮

奏酋長李萬全等受詔立誓外自餘猶不服方討之 前世屯田

皆在邊地使戍兵佃之唐末中原宿兵所在皆置營田以耕曠土

其後又募高貲戶使輸課佃之戶部別置官司總領不隸州縣或丁多無役或容底奸盜州縣不能詰梁太祖鑒淮南掠得牛以千

萬計

朱全忠大掠淮南見一

給東南諸州農民使歲輸租自是歷

百六十五卷天祐元年

數十年牛死而租不除民甚苦之周主郭威素知其弊會閤門使知青州張凝上便宜請罷營田務李穀亦以爲言乙丑敕悉罷戶部營田務以其民隸州縣其田廬牛農器竝賜見佃者爲永業悉除租牛課是歲戶部增三萬餘戶民旣得爲永業始敢葺屋植木獲地利數倍或言營田有肥饒者不若鬻之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周主曰利在於民猶在國也朕用此錢何爲萊州刺史葉仁魯周主郭威之故吏也

按葉仁魯漢高祖之執將也天福十二年嘗破契丹于承天軍今日帝之故吏

必嘗中節于樞密院或討河中鎮鄆鄆時也

坐贓絹萬五千匹錢千緡庚午賜死周主

遣中使賜以酒食曰汝自抵國法吾無如之何當存恤汝母仁魯

感泣 周主郭威以河決爲憂王峻自請往行視許之先是鎮甯

節度使皇子榮屢求入朝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閏月榮復求入

朝會峻在河上周主乃許之 契丹寇周定州圍義豐軍

定州義豐縣 定和都指揮使楊宏裕夜擊其營大獲契丹遁去又寇鎮

州本道兵擊走之 丙申周皇子榮自澶州入朝故李守貞騎士

馬全父從榮入朝周主郭威召見補殿前指揮使謂左右曰全父

忠於所事昔在河中屢挫吾軍

謂漢乾祐間帝討李茂貞時也

汝輩宜效之王峻

聞榮入朝遽自河上歸戊戌至大梁 周彰武節度使高允權卒

其子牙內指揮使紹基謀襲父位詐稱允權疾病表已知軍府事

觀察判官李彬切諫紹基怒斬之辛巳以彬謀反聞 周王峻固

求領藩鎮周主郭威不得已壬寅以峻兼平盧節度使 周高紹

基屢奏雜虜犯邊冀得承襲周主郭威遣六宅使張仁謙詣延州

巡檢

職官分紀曰唐置十宅六宅使以肅王所屬爲名或總云十六宅使止曰六宅

紹基不能匿始發父

喪 戊申周折從阮奏降野雞二十一族 唐草澤邵棠上言布

夫有朝命者謂之草澤

近遊淮上聞周主恭儉增修德政吾兵新破於潭朗

謂邊徼原

恐其有南征之志宜爲之備不聽

時民間傳言淮上

二石人偶語言周師將伐唐唐主璟惡之遣人擊去石人首 初

王逵旣得潭州

事見上卷十月

以指揮使何敬眞爲靜江節度副使朱全

瑋爲武安節度副使張文表爲武平節度副使周行逢爲武安行

軍司馬敬眞全瑋各置牙兵與逵分廳視事吏民莫知所從每宴

集諸將使酒紛拏如市無復上下之分唯行逢文表事逵盡禮逵

親愛之敬真與遠不協辭歸朗州又不能事劉言與全瑋謀作亂  
言素忌遠之彊疑遠使敬真伺已將討之遠聞之益懼行逢曰劉  
言素不與吾輩同心何敬真朱全瑋恥在公下公宜早圖之遠喜  
曰與公共除凶黨同治潭朗夫復何憂會南漢攻全道永州行逢  
請身至朗州說言遣敬真全瑋南討南討者拒南漢之俟至長沙以計取

之如掌中物耳遠從之行逢至朗州言以敬真爲南面行營招討  
使全瑋爲先鋒使將牙兵百餘人會潭州兵以禦南漢二人至長  
沙遠出郊迎相見甚歡宴飲連日多以美妓餌之敬真因淹留不  
進朗州指揮使李仲遷部兵三千人久戍潭州敬真使之先發扼  
嶺北全道永三州皆在大庾嶺之北都頭符曾等因士卒思歸劫仲遷擅歸朗州  
遂乘敬真醉使人詐爲言使者責敬真以南寇深侵不亟捍禦而

事務荒宴太師命械公歸西府

太師謂劉言明府在潭州之西故謂之西府

因收繫獄

全琇逃去遣兵追捕之二月辛亥朔斬敬真以徇未幾獲全琇及

其黨十餘人皆斬之 癸丑周鎮甯節度使皇子榮歸澶州 初

契丹主耶律德光北還

見二百八十六卷天福十二年

以晉傳國寶自隨至是周

更以玉作二寶

傳國寶及受命寶也五代會要曰時製寶兩其用白玉方六寸蟠虎紐瑪瑙書寶文其一以皇帝承

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宋白曰時內司製二寶詔太常具制度以聞有司言唐六典符寶郎華天子八璽其一曰神寶二曰受命寶其神寶方六寸高四寸六分厚一寸七分通龍紐文與傳國並同傳國璽秦皇以藍田玉刻之李斯篆方四寸而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紐盤五乳二寶歷代相傳以為神器別有六寶一曰皇帝行璽二曰皇帝之璽三曰皇帝信璽四曰天子行璽五曰天子之璽六曰天子信璽此六璽因文為名並白玉螭虎紐歷代傳受或亡失則補之北朝鑄之以金貞觀十六年訓製元璽一座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白玉螭虎紐同光中製寶一座文曰皇帝受命之寶天福四年製寶一座文曰皇帝神寶其同光天福二寶內司製造不見紐篆分寸制度數今制國寶兩座其一以皇帝承天受命之寶為文其一以皇帝神寶為文命書

令馮道書寶議者曰國以玉璽爲傳授神器遠古無聞運斗極曰  
舜問天子黃龍負璽世有曰魯昭公始作璽秦兼六國稱皇帝取  
璽出之玉爲璽使玉工孫壽刻之方四寸李斯爲大篆書之形制  
如龍魚鳳鳥之狀希世之至寶也秦亡子嬰以璽降漢漢世世傳  
寶之王莽之易求璽於元后后投之於階一角微缺莽誅歸之史  
始更始敗歸之盆子及熊耳之敗盆子以璽降光武漢末黃巾亂  
我璽於井孫堅入洛見井有五色氣取得之以歸袁術術敗於荆州  
刺史徐璆得之詣許以進獻帝魏受漢得之以傳於晉洛陽之陷  
劉聰得之劉曜爲石勒所禽還歸於郭石氏之亂冉閔得之閔敗  
晉將馮嵩入郭得之送江東傳之宋齊梁陳之破侯景得之景  
敗其將侯子鑒以璽走爲追兵所迫投于棲霞寺井中僧不付得  
而匿之陳永定二年永弟子普智以璽上陳文帝帝隋平陳始得秦  
璽傳之陳煬帝江都之陷字文化及得之化及敗璽歸唐建德建  
德敗其妻曹氏以璽獻於唐唐諱梁陽涉送寶于大梁莊宗威累  
得之同光末內難作寶爲火灼文字訛缺明宗得之清泰敗以寶  
隨身自焚而死寶遂亡失其神寶者方六寸厚一寸七分高四寸  
六分端龍隱起文與傳國璽同但玉色不及形制高耳不知何  
代製造東晉孝武十九年兗州刺史郗愔得之慕容永送於金陵  
傳之宋齊梁陳之破侯景得之慕容永送於金陵傳之宋齊梁陳  
之齊文宣帝宇文弒齊得之宇文亡入隋隋文帝改號傳國璽又  
改爲受命璽及平陳始得秦璽傳國璽仍以秦璽後出傳於亡陳  
以北朝所傳神璽爲第一秦璽次之隋亡寶建德妻與神璽俱獻



長安唐末不知所在其說頗有源委因載於此 王逵遣使以斬何敬真告劉言言不得

已庚申斬符會等數人

以符會等擅還生變也

周樞密使平盧節度使同

平章事王峻晚節益狂躁奏請以端明殿學士顏衍樞密直學士

陳觀代范質李穀爲相周主郭威曰進退宰輔不可倉猝俟朕更

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日向中周主尙未食峻爭之不已周主

曰今方寒食俟假開如卿所奏峻乃退

舊制寒食節休假前後共五日

癸亥周主

亟召宰相樞密使入幽峻於別所周主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

太甚欲盡逐大臣翦朕羽翼朕惟一子耳務開阻暫令詣闕已懷

怨望豈有身典樞機復兼宰相又求重鎮觀其志趣殊未盈厭無

君如此誰則堪之甲子貶峻商州司馬制辭略曰肉視羣后孩撫

朕躬

言觀朝臣如机上肉撫天子如嬰兒

周主慮鄴都留守王殷不自安

王峻王殷佐會有功

一體之人峻得罪故慮嚴猜懼命殷子尚食使承誨詣殷尚食使唐尚食奉御之職諭以峻得

罪之狀峻至商州得腹疾周主猶怒之命其妻往視之未幾而卒

周主郭威命折從阮分兵屯延州

折從阮時為靜難帥帥兵討野雞族而還

高紹

基始懼屢有貢獻又命供奉官張懷貞將禁兵兩指揮屯鄜延紹

基乃悉以軍府事授副使張匡圖甲戌以客省使向訓權知延州

三月甲申周以鎮寧節度使皇子榮為開封尹封晉王

王峻既貶始召

榮丙戌以樞密副使鄭仁誨為鎮寧節度使初殺牛族與野雞

族有隙聞周軍討野雞饋餉迎奉周軍利其財畜而掠之殺牛族

反與野雞合敗甯州刺史張建武於包山周主郭威以郭彥欽據

羣胡致其作亂

事見上年十月

黜廢於家

蜀地震

初周解州刺史浚

儀郭元昭與權鹽使李溫玉有隙

漢隱帝分河中之解安邑歸喜為解州

溫玉增魏

仁浦爲樞密主事

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總知都臺事梁五人置之五都令史皆用皇初改

都令史爲都事置八人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煬帝並去令史之名更曰主事初雜用士人至唐並用流升至五代

樞密院亦置主事 元昭疑仁浦庇之會李守貞反溫玉有子在

河中元昭收繫溫玉奏言其叛事連仁浦周主郭威時爲樞密使

知其誣釋不問至是仁浦爲樞密承旨元昭代歸甚懼過洛陽以

告仁浦弟仁滌仁滌曰吾兄平生不與人爲怨況何以私害公平

既至仁浦白周主以元昭爲慶州刺史 己丑周以棣州團練使

太原王仁鎬爲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唐主李璟復以左僕

射馮延巳同平章事 唐西都大火踰月焚官寺民廬殆盡 周

行逢惡武平節度副使張做言於王逵曰何敬眞做之親戚臨刑

以後事屬做公宜備之夏四月庚申逵召做飲醉而殺之 丙寅

周歸德節度使兼侍中常思入朝戊辰徙平盧節度使將行奏曰

臣在宋州舉絲四萬餘兩在民間謹以上進請徵之舉絲者以貨物貸民至

緣熟而徵其絲周主郭威領之五月丁亥敕榜宋州凡常思所舉絲悉蠲

之亡輸者復歸之思亦無忤色自唐末以來所在學校廢絕蜀

毋昭裔出私財百萬營學館且請刻版印九經蜀主孟昶從之由

是蜀中文學復盛六月壬子周滄州奏契丹知處臺軍事范陽

張藏英來降初唐明宗之世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

敏校正九經刻版印賣至是版成獻之雕印九經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長興三年至是

而咸凡涉由是雖亂世九經傳布甚廣王逵以周行逢知潭州

自將兵襲朗州克之殺指揮使鄭玟執武平節度使同平章事劉

言幽於別館言以周廣順元年六月得朗州至是而敗秋七月周王殷三表請入朝

資治通鑑補文卷二百九十一後列國紀二十六十一思慮廣

周主郭威疑其不誠遣使止之 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饑民

度淮西北者相繼濠隸發兵禦之民與兵鬪而北來周主威聞之

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繼米過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八月己

未詔唐民以人畜負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王逵遣使

上表於周誣劉言謀以朗州降唐又欲攻潭州其眾不從廢而囚

之臣已至朗州撫安軍府訖且請復移使府治潭州去年劉言表移使府於朗

州 甲戌周遣通事舍人翟光裔詣湖南宣撫從其所請遂還長沙

以周行逢知朗州事又遣潘叔嗣殺劉言於朗州為潘叔嗣殺王逵周行逢殺叔

嗣張本 時周當秋試禮部侍郎邊光範當主其事言於執政曰光

範單門偶進何言名第若他曹公事光範不敢辭若處文衡校閱

名賢品藻優劣非下走所能執政曰公嘗末為翰林樞密直學士

勿避事也及期光範辭不出乃以翰林學士承旨徐台符掌之時  
論多其不自護 九月己亥周義成節度使白重贊奏塞決河重  
贊憲州人也 契丹寇周樂壽齊州戍兵右保甯都頭劉漢章殺  
都監杜延熙謀應契丹不克并其黨伏誅 南漢主劉晟立其子

繼興爲衛王璇興爲桂王慶興爲荆王保興爲禎王崇興爲梅王

周東自青徐南至安復西至丹慈

丹州在龍門河之西慈州在龍門河之東宋乾德五年

廢慈州以吉鄉縣屬臨州九域志吉鄉縣在臨州西南一百六十里

北至貝鎮皆大水

周主郭威

自入秋得風痺疾害於食飲及步趨術者言宜散財以禳之周主

欲祀南郊又以自梁以來郊祀常在洛陽疑之執政曰天子所都

則可以祀百神何必洛陽於是始築圓丘社稷壇作太廟於大梁

自梁都大梁以來建立郊廟皆所未遑晉天福四年太常禮院奏唐廟制度請以至德宮正殿爲五室而已今始作太廟

癸

亥遣馮道迎太廟社稷神主於洛陽 南漢大赦 冬十一月己

丑周太常請準洛陽築四郊諸壇從之十二月丁未朔神主至大

梁周主郭威迎於西郊祔享於太廟 周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

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王殷恃功專橫恃佐命之功也凡河北

鎮戍兵應用敕處分者殷即以帖行之又多掊斂民財周主郭威

聞之不悅使人謂曰卿與國同體鄴都帑庾甚豐卿欲用則取之

何患無財成德節度使何福進素惡殷甲子福進入朝密以殷陰

事白周主周主由是疑之乙丑殷入朝詔留殷充京城內外巡檢

戊辰周府州防禦使折德辰奏北漢將喬贊入寇擊走之 周

主殷每出入從者常數百人殷請量給鎧仗以備巡邏殷充京城內外巡檢

故有此請周主郭威難之時御體不平將行郊祀而殷挾震主之勢近

在左右眾心忌之壬申周主力疾御滋德殿殷入起居遂執之下制誣殷謀以郊祀日作亂流登州出城殺之命鎮南節度使鄭仁誨詣鄴都安撫仁誨利殷家財擅殺殷子遷其家屬於登州唐

肅宗鄧中知制誥徐鉉言貢舉初設不宜遽罷乃復行之

唐罷貢舉事見

上卷

先是唐楚州刺史何徽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

白水塘在

楚州寶應縣西八十里鄧艾所築也馮延巳以爲便李德明因請大開曠土爲屯田

修復所在渠塘湮廢者于是力役暴興楚州常州爲甚唐主李璟使親吏車延規董其役發洪饒吉筠州民牛以往吏因緣侵擾疆奪民田爲屯田江淮騷然百姓以修竹去節焚香於中仰天訴冤者不可勝數徐鉉以白唐主唐主命鉉按視之鉉籍民田悉歸其主詰責車延規欲榜之百姓咸悅而唐主左右交譖鉉擅作威福



唐主怒趣歸將沈之江中既至怒少解乃流舒州然白水塘竟不成唐主又命少府監馮延魯巡撫諸州右拾遺徐鉉表延魯無才多罪舉措輕淺不宜奉使唐主怒貶鉉校書郎分司東都鉉鉉之弟也道州盤容洞蠻酋盤崇聚眾自稱盤容州都統屢寇南漢

郴道

一州盤姓也卽盤蠻之後也

初耶律德光死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

胡嶠爲蕭翰掌書記隨翰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至是亡歸中國略能道其所見云自幽州西北至居庸關明日又西北至石門關路崖狹一夫可以當百此中國控扼契丹之險也又三日至可汗州南望五臺山其一峰最高者東臺也又三日至新武州西北行五十里有雞鳴山云唐太宗北伐聞雞鳴於此因以名山明日至永定關此唐故關也又四

日至歸化州又三日登天嶺嶺東西連亙有路北下四顧冥然黃  
雲白草不可窮極契丹謂嶠曰此辭鄉嶺也可一南望而爲永訣  
同行者皆慟哭往往絕而復蘇又行三日至黑榆林時七月寒如  
深冬又明日入斜谷谷長五十里高岸絕谷仰不見日故寒尤甚  
已出谷得平地氣稍溫又行二日渡湟水又明日渡黑水又二日  
至陽城淀音電淺水也地氣最溫契丹苦大寒則就溫于此其水泉清  
冷草軟如茸可藉以寢而多異花記其二種一日旱金大如掌金  
色燦人一日青囊如中國金燈而色類藍可愛又二日至儀坤州  
渡勝香河自幽州至此無里埃其所向不知爲南北又二日至赤  
崖翰與兀欲相及遂及述律戰於沙河述律兵敗而北兀欲追至  
獨樹渡遂囚述律于樸馬山又行三日遂至上京所謂西樓也西

樓有邑屋市肆交易無錢而用布有綾錦諸工作宦者翰林伎術  
教坊角觝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國人而并汾幽薊之人尤多自  
上京東去四十里至眞珠寨始食菜明日東行地勢漸高西望平  
地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州多草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  
得此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又東行至裏潭  
始有柳而水草豐美有息雞草尤美而本大馬食不過十本而飽  
自裏潭入大山行十餘日而出過一大林長二三里皆蕪菁枝葉  
有芒刺如箭羽其地皆無草兀欲時卓帳于此會諸部大人葬德  
光自此西南行日六十里行七日至大山門兩高山相去一里而  
長松豐草珍禽野卉有屋室碑石曰陵所也兀欲入祭諸部大人  
惟執祭器者得入入而門闔明日開門曰拋蓋禮畢問其禮皆祕

不可言嶠所目見囚述律葬德光等事與中國所記差異已而翰  
得罪被鎖嶠與部曲東之福州福州翰所治也嶠等東行過一山  
名十三山云此西南去幽州二千里又東行數日過衛州有居人  
三十餘家蓋契丹所屬中國衛州人築城而居之嶠至福州而契  
丹多憐嶠教其逃歸嶠因得其諸國種類遠近云距契丹國東至  
於海有鐵甸其族野居皮帳而人剛勇其地少草木水鹹濁色如  
血澄之久而後可飲又東女貞善射多牛鹿野狗其人無定居行  
以牛負物遇雨則張革爲屋常作鹿鳴呼鹿而射之食其生肉能  
釀麋爲酒醉則縛之而睡醒而後解不然則殺人又東南渤海又  
東遼國皆與契丹略同其南海曲有魚鹽之利又南奚與契丹略  
同而人好殺戮又南至於奚關又西南至儒州皆漢故地西則突

厥回紇西北至嫺厥律其人長大髦頭酋長全其髮

全其髮全盛字疑有誤

以紫囊地苦寒水出大魚契丹仰食又多黑白黃貂鼠皮北方諸國皆仰足其人最勇鄰國不敢侵又其西轄戛又其北單于突厥皆與嫺厥律略同又北黑車子善作車幔其人知孝義地貧無所產云契丹之先常役回紇後背之走黑車子始學作車帳又北牛蹄突厥人身牛足其地尤寒水曰葫蘆河夏秋冰厚二尺春冬冰徹底常燒器銷冰乃得飲東北至轆劫子其人髦首披布爲衣不鞍而騎大弓長箭尤善射遇人輒殺而生食其肉契丹等國皆畏之契丹五騎遇一轆劫子則皆敗走其國三面皆室韋一曰室韋二曰黃頭室韋三曰獸室韋其地多銅鐵金銀其人工巧銅鐵諸器皆精好善織毛錦地尤寒馬溺至地成冰堆又北狗國人身狗

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爲犬噪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爲狗女  
爲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  
妻憐之使逃歸與其飭十餘隻教其每走十餘里遺一飭飭音佳與箸同  
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又曰契丹嘗用百里  
馬二十匹遣十人齎乾糧北行窮其所見其人自黑車子歷牛蹄  
國以北行一年經四十三城居人多以木皮爲屋其語言無譯者  
不知其地氣遇平地則溫和山林則寒冽至三十三城得一人能  
鐵甸語其言頗可解云地名頡利烏于那堰云自此以北龍蛇猛  
獸魑魅羣行不可往矣其人乃還此北荒之極矣契丹謂嶠曰夷  
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  
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

非人境也嶠歸錄以爲陷虜記云 乙亥周主郭威朝享太廟被

袞冕左右掖以登堦纚及一室酌獻俛首不能拜而退命晉王榮

終禮是夕宿南郊疾尤劇幾不救夜分小愈

甲周顯德元年正月世宗郭榮立北漢乾祐  
實七年孝和帝劉鈞立是歲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丙子朔周主

郭威祀圓丘僅能瞻仰致敬而已進爵奠幣皆有司代之大赦改

元顯德羣臣上尊號曰聖明文武仁德皇帝聽蜀境通商晉天福初蜀猶

與中國通開運以後中國多事蜀有  
併吞關西之志不復與中國通矣 戊寅周罷鄴都唐莊宗始  
以鄴州爲

東京後罷東京但爲天雄軍 庚辰周加晉王榮兼侍中判内外兵

馬事時羣臣希得進見中外恐懼聞晉王典兵人心稍安 周軍

士有流言郊賞薄於唐明宗時者周主郭威聞之壬午召諸將至

寢殿讓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患衣菲食專以贍軍爲念府庫蓄積

四方貢獻贍軍之外鮮有贏餘汝輩豈不知之今乃縱凶徒騰口  
不顧人主之勤儉察國之貧乏又不思己有何功而受賞惟知怨  
望於汝輩安乎皆惶恐謝罪還索不逞者戮之流言乃息 初周

主郭威在鄴都

漢天祐三年  
帝在鄴都

奇愛小吏曹翰之才使之事晉王榮

榮鎮澶州以爲牙將榮入爲開封尹未卽召翰翰自至榮怪之翰

請開言曰大王國之儲嗣今主上寢疾大王當入侍醫藥奈何猶

決事於外邪榮感悟卽日入止禁中丙戌周主疾篤傳諸司細務

皆勿奏有大事則晉王榮稟進止宣行之 周以鎮寧節度使鄭

仁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 戊子周以義武留後孫行友係義留

後韓通朔方留後馮繼業皆爲節度使通太原人也 周主郭威

屢戒晉王榮曰昔吾西征

謂討李守貞于  
景崇趙思範時

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



者此無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速營葬  
勿久畱宮中壙中無用石以殯代之工人役徒皆和雇勿以煩民  
葬畢募近陵民三十戶蠲其雜徭使之守視勿修下宮勿置守陵  
官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遣  
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又曰李洪  
義當與節鉞以李洪義發漢隱帝密詔也事見二百八十九卷乾祐三年魏仁浦勿使離樞密  
院 庚寅周遣前登州刺史周訓等塞決河先是河決靈河魚池  
酸棗陽武常樂縣河陰六明鎮原武凡八口九域志滑州白馬縣在靈河鎮魚池亦在滑州界酸棗津在大梁東北楊武在鄭州河陰在孟州東南六明鎮在大通軍即胡梁渡也晉天福四年建浮橋置大通軍原武在鄭州之北至是分遣使者塞之 周主郭威命趣草制以端明殿  
學士戶部侍郎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壬辰宣制畢左右以

聞周主曰晉無恨矣以樞密副使王仁鎬為永興軍節度使以殿

前都指揮使李重進領武信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樊愛能領武

定節度使步軍都指揮使何徽領昭武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總

指揮使總侍衛司馬軍步軍都指揮使總侍衛司步軍宋初三衙之職助于此武信軍遂州武定軍洋州昭武軍利州三鎮皆屬蜀

李重進等遙領也重進年長於晉王榮周主召入禁中屬以後事仍命拜

榮以定君臣之分是日殂于滋德殿年五十一秘不發喪乙未宣遺制

丙申晉王郭榮即皇帝位考異曰太祖實錄乙未宣遺制晉王榮可愷前即皇帝位世宗實錄丙申丙出

太祖遺制羣臣奉帝即皇帝位初靜海節度使吳權卒吳權據交

蓋以乙未宣遺制丙申即位也八十一卷晉子昌岌立昌岌卒弟昌文立是月始請命於南漢南

漢以昌文為靜海節度使兼安南都護北漢主劉晏聞周太祖

晏駕甚喜謀大舉伐周遣使請兵於契丹二月契丹遣其武定節

後唐顯德二年

度使政事令楊衮將萬餘騎如晉陽 北漢主劉晏自將兵三萬

以義成節度使白從暉為行軍都部署武甯節度使張元徽為前

鋒都指揮使義成軍滑州武甯軍徐州皆屬周白從暉等亦遙領考異曰世宗實錄賊將張徽領三千騎為前鋒今從

晉陽聞與契丹自國柏南趣潞州 蜀左匡聖馬步都指揮使保

甯節度使安思謙誣殺張業廢趙廷隱二事並見二百八十卷漢乾祐元年蜀

人皆惡之其將兵救王景崇也久逗撓無功見二百八十八年內慚

懼不自安自張業之誅官門守衛加嚴思謙以為疑已言多不遜

思謙典宿衛多殺士卒以立威蜀主悶衛士有年尚壯而為思謙

所斥者復畱隸籍思謙殺之蜀主不能平思謙三子展嗣裔倚父

勢暴橫為國人患翰林使王藻職官分紀唐有翰林使掌技術之待詔者五代有翰林茶酒使蜀蓋

仍唐舊制思謙怨望將反丁巳思謙入朝蜀主命壯士擊殺之及

其三子藻亦坐擅啟邊奏并誅之 北漢兵屯梁侯驛周昭義節

度使李筠遣其將穆令均將步騎二千逆戰筠自將大軍壁於太

平驛宋自日梁侯驛在團柏谷南太平驛西北太平驛東南距州八十里北漢將張元徽與令均

戰陽不勝而北令均逃之張殺令均俘斬士卒千餘人筠遁歸

上黨澤州治嬰城自守筠即李榮也天福十二年李榮有逐麻避答之功見二百八十七卷

上名改焉周主郭榮聞北漢主劉晏人寇欲自將兵禦之羣臣皆

曰劉崇自平陽遁走以來謂廣順元年劉崇圍晉州不克而歸也事見上卷勢蹙氣沮必

不敢自來陛下新即位山陵有日人心易搖不宜輕動宜命將禦

之周主曰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新立有吞天下之心此必自來

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周主曰昔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

朕何敢偷安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周主曰以吾兵力之

疆破劉崇如山壓明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周主不悅惟王

溥勸行周主從之三月乙亥朔蜀主孟昶加捧聖控鶴都指揮

使兼中書令孫漢韶武信節度使賜爵樂安郡王罷軍職罷其掌禁兵之職

也蜀主懲安思謙之跋扈命山南西道節度使李廷珪等十人分

典禁兵唐自去年六月不雨至於是月民大饑疫死者太半

北漢乘勝進逼潞州乘梁侯驛之勝也丁丑周命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引

兵自磁州固鎮出北漢軍後磁州武安縣有固鎮自此西北行至遼州北漢軍時已攻潞州符彥卿若

至遼州界則以鎮甯節度使郭崇副之又詔河中節度使王彥超

引兵自晉州東出邀北漢九域志晉州東至潞州三百八十五里以保義節度使韓

通副之又命馬軍都指揮使甯江節度使樊愛能步軍都指揮使

清淮節度使何徽清江軍慶州屬清淮軍義成節度使白重贊

鄭州防禦使史彥超前耀州團練使符彥能將兵先抵澤州宣徽

使向訓監之 辛巳周大赦 癸未周主郭榮命馮道奉梓宮赴

山陵

山陵在鄭州新鄭縣

以鄭仁誨爲東京留守乙酉周主發大梁庚寅至

懷州

九域志大梁至懷州三百二十五里

周主欲兼行速進控鶴都指揮使眞定趙

晁私謂通事舍人鄭好謙曰賊勢方盛宜持重以挫之好謙言於

周主周主怒曰汝安得此言必爲人所使言其人則生不然必死

好謙以實對周主命并晁械於州獄

懷州獄也

壬辰周主過澤州

九域志懷

州北至澤州一百二十里

宿於州東北北漢主劉晏不知周主至過潞州不攻

引兵而南是夕軍於高平之南

劉昫曰高平漢沚氏縣地宋白曰漢沚氏縣後魏改元氏北齊改高

平九域志高平縣在澤州東北六十五里

癸巳周前鋒與北漢軍遇擊之

考異曰世宗實錄甲午賊

陳於高平南之高原按下又有甲午此必癸巳誤也今從十國紀年

北漢兵卻周主慮其遁去趣諸

軍亟進北漢主以中軍陳於巴公原

巴公鎮在晉城縣東北

張元徽軍其東

楊衮軍其西眾頗嚴整時河陽節度使劉詞將後軍未至眾心危懼而周主志氣益銳命白重贊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李重進將左軍居西樊愛能何徽將右軍居東向訓史彥超將精騎居中央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將禁兵衛駕周主介馬自臨陳督戰北漢主見周軍少悔召契丹謂諸將曰吾自用漢軍可破也何必契丹今日不惟克周亦可使契丹心服諸將皆以爲然楊衮策馬前望周軍退謂北漢主曰勅敵也

北人望陳知敵數又觀敵人置陳而知其強弱楊衮必有見於此

未

可輕進北漢主奮怒曰時不可失請公勿言試觀我戰衮默然不悅時東北風方盛俄而忽轉南風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義白北漢主云時可戰矣北漢主從之樞密直學士王得中

叩馬諫曰義可斬也風勢如此豈助我者耶北漢主曰吾計已決  
老書生勿妄言且斬汝麾東軍先進張元徽將千騎擊周右軍合  
戰未幾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右軍潰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  
歲降於北漢周主見軍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太祖皇帝時  
爲宿衛將

補通鑑所謂太祖皇帝者指趙匡胤也溫公宋人故不敢斥言匡胤姓名

謂同列曰主危

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又謂張永德曰賊氣驕力戰可破也公麾  
下多能左射者請引兵乘高西出爲左翼我引兵爲右翼以擊之  
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永德從之各將二千人進戰太祖皇帝身先  
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兵披靡內殿直夏津  
馬仁瑀謂眾曰使乘輿受蔽安用我輩躍馬引弓大呼連斃數十  
人士氣益壯

內殿直周所置殿前諸班之號夏津漢鄆縣唐天寶元年改曰夏津屬貝州九域志屬大名府在府東北



二百九

殿前右番行首馬全父

去年馬全父自瀘州從帝入朝已補殿前指揮使未至散員指揮使

也右番行首居殿前右番班行之首其它雜在散員指揮使之下

言於周主曰賊勢極矣將爲我

擒願陛下按轡勿動徐觀諸將破之卽引數百騎進陷陳北漢主

知周主自臨陳褒賞張元徽趣使乘勝進兵元徽前略陳馬倒爲

周兵所殺元徽北漢之驍將也北軍由是奪氣時南風益盛周兵

爭奮北漢兵大敗北漢主自舉赤幟以收兵不能止

北漢雖出於沙陀自謂劉

氏慕高光之緒故旗幟尙赤

楊衮畏周兵之彊不敢救且恨北漢主之語全軍

而退

考與曰五代史補劉崇求援于契丹得飛騎數千及觀世宗兵少悔之召諸將謀曰吾觀周師易與耳契丹之眾宜勿使

但以本軍決戰不唯破彼亦是使契丹見而心服諸將皆以爲然乃使人謂契丹主將曰柴氏與吾主客之勢已見必不煩足下餘

刃敢請勒兵登高觀之可也契丹不知其謀從之泊世宗之入陳也三軍賀勇爭先莫不一當百契丹望而畏之故不敢救而崇朕

今從世宗

樊愛能何徽引數千騎南走控弦露刃剽掠輜重役徒

實錄薛史

驚走失亡甚多周主遣近臣及親軍校追諭止之莫可奉詔使者  
或爲軍士所殺揚言契丹大至官軍敗績餘眾已降虜矣劉詞遇  
愛能等於塗愛能等止之詞不從引兵而北時北漢主尙有餘眾  
萬餘人阻澗而陳薄暮詞至復與諸軍擊之北漢兵又敗殺王延  
嗣追至高平僵尸滿山谷委棄御物及輜重器械雜畜不可勝紀  
是夕周主宿於野次得步兵之降敵者皆殺之樊愛能等聞周兵  
大捷與士卒稍稍復還有達曙不至者甲午休兵于高平遼北漢  
降卒數十人爲效順指揮命前武勝行軍司馬唐景思將之使戍  
淮上除二千餘人賜貲裝縱遣之李穀爲亂兵所迫潛竄山谷數  
日乃出丁酉周主至潞州北漢主自高平被褐戴笠無柄曰笠  
有柄曰簦乘  
契丹所贈黃騾赤馬黑髦曰騾  
黃色近於赤帥百餘騎由雕窠嶺遁歸雕窠嶺  
在高平

西北出江宵迷俘村民為導誤之晉州行百餘里乃覺之殺導者

晝夜北走所至得食未舉管或傳周兵至輒蒼黃而去北漢主衰

老力憊伏於馬上晝夜馳驟殆不能支僅得入晉陽

開德北漢主既歸為黃驄

治廢錦以金銀食以三品料雖自在將軍

周主欲誅樊愛能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已

亥晝臥行宮帳中張永德侍側以其事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

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未塞責且陛下方欲削平四海苟軍法

不立雖有熊羆之士百萬之眾安得而用之周主擲枕於地大呼

稱善即收愛能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責之曰汝曹皆累

朝宿將非不能戰今盛風奔遁者無他正欲以朕為奇貨賣與劉

崇耳悉斬之周主以何徽先守晉州有功

事見二百九十卷廣順元年

欲免之

既而以法不可廢遂并誅之而給櫬車歸葬

借車小棺也

自是騎將憚

卒始知所體不行姑息之政矣庚子賞高平之功以李重進兼忠

武節度使同訓兼義成節度使張永德兼武信節度使兼者以本職兼節鎮

錄賜優于通饒者史彥超為鎮國節度使此正除張永德盛稱太祖皇帝

之智勇周主擢太祖皇帝為殿前都虞候後魏之末宇文憲虞候

官蓋始于此五代殿前都虞候在副都指揮使之下與副都指揮使同掌殿前班直鎮嚴州刺史嚴州隸嶺南時為南

漢所有遙領刺史耳今武臣所領遙郡刺史正此類而落階官正

除刺史者謂之正任刺史然亦未嘗隔郡治民也對崎日嚴州秦

桂林郡地唐乾封開招致生原置嚴州以馬仁瑀為控鶴弓箭直

指揮使馬全義為散員指揮使自餘將校遷拜者凡數十人士卒

有自行開擢主軍廂者時諸軍皆分左右和廂各有主帥按時史

國軍主還本軍廂主到延釋趙屍之囚因屍所以威眾北漢主收

散卒繕甲兵完城塹以備周楊衮將其眾北屯代州北漢主遣王

得中送表因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得中還報許發兵救晉陽壬

寅遣以符彥卿為河東行營都部署兼知太原府事以郭崇副

之向訓為都監李重進為馬步都虞候史彥超為先鋒都指揮使

將步騎二萬發潞州仍詔王彥超韓通自陰地關入北漢既敗走

出之地北與彥卿合軍而進又以劉詞為隨駕都部署係大節度

使白重贊副之乘勝進攻晉陽漢昭聖皇太后李氏殂於西宮周太祖既踐阼

漢太后李氏遷居西宮夏四月北漢孟縣降周孟古縣唐屬太原府九域志在

事見上卷漢順元年府東北二百里然宋下太原徙治陽曲宋白曰孟縣本晉人夫孟

丙之邑漢為孟縣按前北孟縣在今縣西陽曲縣東北八十里故

孟縣城是也後魏省屬石艾縣隋開皇十六年分石艾縣置原仇

縣屬遼州因原仇故城為名即今縣是也大業二年改原仇為孟

縣從漢舊名周將符彥卿軍晉陽城下彥超攻汾州九域志晉州北至汾州三百五

里北漢防禦使董希顏降周主郭榮遣萊州防禦使唐延沼攻遼

遼州唐之儀州也梁開平三年校充州管内已有沂州其  
儀州改為遼州九域志略州東北至遼州二百四十三里密州

防禦使田瓊攻沁州皆不下唐置沁州至宋太平興國五年廢沁

川縣入冀氏九域志冀氏縣在晉州東二百八十里周從備庫副使太原李謙溥單騎說遼

州刺史張漢超漢超即降乙卯周葬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于

嵩陵三月乙酉移宮赴山陵四月乙卯廟號太祖南漢主劉晟

以高王宏邈為雄武節度使鎮邕州宏邈以齊鎮二王相繼死於

邕州固辭齊王宏弼死見二百八十三卷晉天福八年求宿衛不

許至鎮委政僚佐日飲酒禱鬼神或上書誣宏邈謀作亂戊午南

漢主遣甘泉宮使林延遇賜酖殺之初周主郭榮遣符彥卿等

北征但欲耀兵於晉陽城下未議攻取既入北漢境其民爭以食

物迎周師泣訴劉氏賦役之重願供軍須助攻晉陽北漢州縣繼

有降者周主聞之始有兼并之意遣使往與諸將議之諸將皆言

芻糧不足請且班師以俟再舉周主不聽既而諸軍數十萬聚於

太原城下軍士不免剽掠北漢民失望稍稍保山谷自固周主聞

之馳詔禁止剽掠安撫農民止徵今歲租稅及募民入粟拜官有

差仍發澤潞晉絳慈隰及山東近便諸州民運糧以饋軍

山東近便諸州謂邢也 己未遣李穀詣太原計度芻糧 庚申周太師中書令瀛

文懿王馮道卒道字可道少以孝謹知名能自刻苦嘗嘗與梁夾

河而戰道居晉軍中爲一茅牀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

祿與僕廝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美女者以遺道道不

能卻實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及解學士居父喪於累城遇歲饑

悉出所有以贖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與力

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知之來謝道殊不以爲德自唐

至周累朝不離將相三公三師之位

唐制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太尉司空司徒爲三公

人清儉寬宏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沈取容時天下大亂戎  
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  
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  
子爲弟爲夫爲父有子有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  
安於當代老而自樂其自述如此時人亦往往以德量推之

歐陽修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禮義治  
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況爲大臣而無廉恥天下其有不  
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  
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



節之士三

謂王彥章裴約劉仁贍

死事之人十有五

謂張源德夏魯奇姚洪王思同張敬達翟

進宗洸斌王清史彥超孫晟馬彥超宋令珣李遵素李則鄭昭業凡十五人

皆武夫戰卒豈於儒者

果其無人哉得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予嘗聞五代時有王凝者家青齊之閒為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凝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為之嗟泣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卹李氏而咎其主人此歐陽公得之於五代小說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設位聖人則之以制禮立法內有夫婦外有君臣婦人從夫終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無貳此人道之大倫也苟或廢之亂莫大焉范質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閒言

貿易也

若巨山不可轉也臣愚以為正女不從二

夫忠臣不事二君為女不正雖復華色之美織紵之巧不足賢

矣為臣不忠雖復材智之多治行之優不足貴矣何則大節已

虧故也道之為相歷五朝八姓

五朝唐晉遼漢周八姓唐莊宗明宗潞王各為一姓石晉郭律

劉漢周太祖世宗各為一姓

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為仇敵暮為君臣易面變

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或以為自唐室之亡羣雄力爭帝王興廢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三年雖有忠智將若之何當是之時失臣節者非道一人豈得獨罪道哉臣愚以

爲忠臣憂公如家見危致命君有過則彊諫力爭國敗亡則竭  
節致死智士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或滅迹山林或優遊下  
僚今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國存則依違拱默竊位  
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迎謁勸進君則興亡接踵道則富貴自  
如茲乃奸臣之尤安得與他人爲比哉或謂道能全身遠害於  
亂世斯亦賢矣臣謂君子有殺身成仁無求生害仁豈專以全  
身遠害爲賢哉然則盜跖病終而子路醢果誰賢乎抑此非特  
道之愆也時君亦有責焉何則不正之女中士羞以爲家不忠  
之人中君羞以爲臣彼相前朝語其忠則反顏事讎語其智則  
社稷爲墟後來之君不誅不棄乃復用以爲相彼又安可盡忠  
於我而能獲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時君之責也

辛酉周符彥卿奏北漢憲州刺史太原韓光愿嵐州刺史郭言皆  
舉城降初符彥卿有女適李守貞之子崇訓守貞素有異志時有  
術者嘗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家人使聽之術者聞符氏聲驚  
曰天下之母也守貞益自喜曰吾婦猶母天下況我乎反意遂決  
及守貞爲太祖所敗崇訓先刃其弟妹次殺符氏符氏匿幃下崇  
訓倉猝求之不獲遂自剄亂兵旣入符氏安坐堂上叱亂兵曰吾  
父與郭公爲昆弟汝曹勿無禮軍士見之不敢迫太祖聞之謂一  
女子能使亂兵不敢犯奇之爲加慰勉以歸彥卿其母以女之夫  
家盡滅亡而女獨得脫死兵刃之間以爲天幸欲使削髮爲尼符  
氏不可曰死生有命天也何必妄毀形髮爲太祖聞而益奇之遂  
爲周主榮娶焉壬戌立爲皇后后性和惠而明決周主或有暴怒

後周顯德元年

后必從容伺顏色漸爲解說周主每爲之霽威由是甚重之周  
王彥超韓通攻北漢石州克之執刺史安彥進癸亥北漢沁州刺  
史李廷誨降周庚午周主郭榮發潞州趣晉陽癸酉北漢忻州監  
軍李勅殺刺史趙臯及契丹通事楊耨姑舉城降周周以勅爲忻  
州刺史王逵表於周請復徙使府治鄆州

去年王逵移使府於鄆州

資治通鑑補卷二百九十一終